



類函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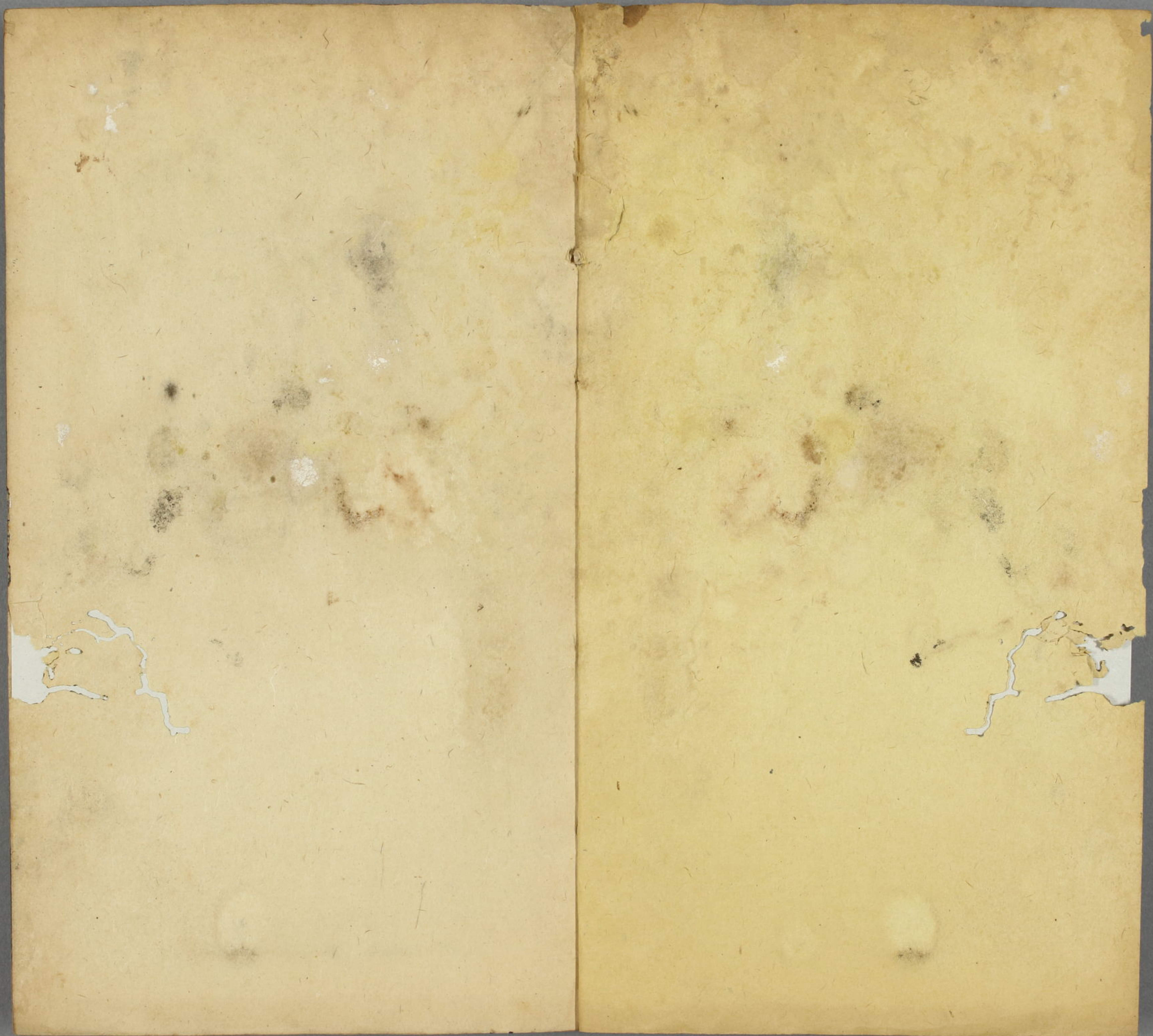


二百十五
武功

二百十六
武功

4加3
427
100





門 1 8
第
卷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十 屯營陣

屯營一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屯營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卅日
山田
諸田
月田
所購以贈

新念圖書

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 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

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
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
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絃門

屯營二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
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
黑闥攻陷洛水秦王阻水為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
又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
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

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濠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彥章傳曰彥章為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

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通鑑宋紀曰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梢為弓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楯 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明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於青山眾推為屯長 弇州史料曰李文忠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眾來劫我不可動 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原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識為將軍屯軍雁門

犬丘有巫誠曰將軍

飛狐

偃月

以藩

相次

盟時

驚宜屯邑名犬兔見犬必

飛狐

偃月

以藩

相次

盟時

易

易

易

易

易

車騎將軍李廣軍飛狐

吳志朱

以藩

相次

盟時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以藩為軍士以不相疑

右背

左次

前兵

法右

背丘

陵

易

易

易

易

也

周禮營壘相次也

陸換

彭亡

吳志陸

抗遷立節

易

易

易

易

易

法欲左背水右背高

陸換

彭亡

吳志陸

抗遷立節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換屯屯柴桑抗臨去

史籍完城

其櫛

屋居

盧桑

果

易

易

易

易

易

不得安歇格入儼然

孫述乘勝自進

大驚懼所屯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為營地名彭亡惡之欲

從會日暮其夜獨

刺客許稱亡奴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來降刺

增起沙

蔣樹

魏志注曹

瞞傳曰公征馬

超

易

易

易

易

易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

築壘

曹子伯說公曰

今天寒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

一

夜而成

公從之

比

明

城

立

易

易

易

晉書載記曰姚萇破

魏飛於杏城

萇命其將當城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於營處一柵孔中

時樹一根

以旌戰功

歲餘問之城曰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百人破三萬眾國之事

業由少來

戰無如此快

以千六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鋪以夫守之敵來則

羣吠使營中知

所警備又

原

軍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有鈴架者繞營設架

掛鈴其上敵來

觸之則鳴

原

軍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細柳環剛車

漢出塞見單于精

兵將軍之令

剛中自環為

原

軍

易

易

易

易

易

擊殺之

諸葛奇才

鄧艾指畫

司馬宣王行其營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壘輒規度指畫軍營

處時人多笑焉

後為將立大功

原

軍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偏將別專

聯校自固

漢法偏將別屯

則許專殺趙

原

軍

易

易

易

易

易

自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增居兩山間

連七百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里圍漢書李陵傳曰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易

武功部

增

居

兩

山

間

連

七

百

易

易

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魏志文帝問劉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餘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車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原無兵號君子獨駐曰亞夫
晉書劉超為射聲

子營魏志太祖行案諸營士卒皆離陣觀徐晃
與親屬作營壑依險固築營壘
後漢書樊宏傳曰王

作營壑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又第五倫傳曰倫乃依險固築營壑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強持滿
不結營部野宿皆成營柵
簡易於軍行常自被甲

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警有警軍陳立成
士卒皆樂為死
通鑑宋紀曰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
東野宿皆成營柵

屯營四

別營碁時潘安
君子營晉書載記曰石勒陷冀州郡縣堡壁有眾至十餘萬

其衣冠人物
埋懷村孔帖曰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
集為君子營
村燧甚喜
馬止營合見屯
果敗懷光

陣一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錫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鏡兩司馬

執鐸公司馬執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

蒐田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鬪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能讓皆有關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

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

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
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
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畧採至要為十二
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
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
水也雁行鶩鶴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
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
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
雲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

離震兌為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
為公子未遭戰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
搗習觀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
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
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唐書兵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塲北上中間二百步立
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
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
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
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

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入聲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

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
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
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陣二

增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
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荆楚也陳也楚武王始
更此為陳法遂以為名在軍
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慮無如今
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

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周書太祖文帝紀曰
太祖令軍人賫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
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
祖至引軍來會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眾我寡不
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
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
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
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
擊之絕其軍為二隊大破之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

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
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
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
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
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
畢入生死以之 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
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

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
之爲方陣而行賊不能奪 弇州史料曰明張輔討安
南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重濠
濠外復爲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
死士爲雲梯夜蠓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夙
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
天地賊大潰

陣三

原善師 違晦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
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左傳云晉楚遇於鄢陵卻至曰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
武力部

整蠻軍而不陣陣不違時在陣而驚合而加罵各顧其
 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注曰晦月
 終陰之盡故七來百里周壽云陣有三哀一要不
 兵家以為忌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
 惡此七者搏之來也注云所以懷來之也劇錄子云
 武王伐紂紂之陣起自黃鳥訖於赤甫其間百里也走
 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
 走魚麗魚麗之陣左傳云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
 云魚麗鷲鷲之陣進退有節案古有破陣樂舞圖左圓
 右方先偏後整魚麗鷲鷲之陣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
 顧以象戰連衡支離諸葛亮軍令云連衡之陣不得與
 陣之形左傳云衛褚師比公孫彌牟作亂衛侯出適
 相離遠為支離陣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車
 名鉅哀公為支離陣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車
 死地而後存眾乃服又六項利被漢追至東城廼存
 二子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勝於漢追至東城廼存

噴山一石壘車蒙為壘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
 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於今嚴然常有遺
 甲之聲天陰彌響不使宜以車蒙陣云若賊騎左右來至徒
 而待之戰者狹者以鉅齒而待之疏首張翼左傳
 曰宋非之地狹者以鉅齒而待之疏首張翼左傳
 陣名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越雁鄭鷲春秋
 顧丘鄭願為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蛇勢鶴列
 晉書諸葛願造八陣圖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相去二
 丈和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之孔子徐
 無鬼曰鶴列未學立成對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謂軍陣之法也漢書耿秉行止不晦厭一子
 伐楚傳楚以甲午晦辰辰晉軍而陣注陰盡日
 始於武王荆尹授師子焉以伐魏高宗文成帝紀曰
 參用戰增飛龍騰蛇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
 式功部

條因大難耀兵有飛龍騰
 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而會法以所攻
 神與鈞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是以甲政取其名法以所攻
 類纂引積卒陣記曰積卒之象天以八陣也
 四星也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營也內握西南
 以中壘也合內外為九軍也各以三品連而相統
 後四獸之局勾卒萃車左傳曰各以三品連而相統
 為左右屯周禮車僕注却月偃月起石傳曰義
 曰孫子八陣有車之陣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
 止高祖乃遣丁時帥七百餘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
 水百餘步為却月陣七百餘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
 定元年郭遵與趙元昊皆為假月陣康六花五行
 李靖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靖對曰臣
 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臣包小陣法大營包小營謂落
 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李靖問對太宗曰五行陣
 環之價是六花俗所號耳

如何靖曰木因五方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強名
 因地形使然凡兵不習此五者豈可臨敵哉
 詭設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
 其旨也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
 請曰傳之者誤也古大地秘藏此法故號設風雲者本乎
 本龍也分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後世號設風雲者本乎
 名龍也分為八馬若天地者本乎後世號設風雲者本乎
 而已熊羆鴛鴦鶴列之別後世號設風雲者本乎
 乎虎豹也謂以律多異於鄭之魚羅周成之熊羆與西
 之鳥夷也謂以律多異於鄭之魚羅周成之熊羆與西
 北同何也謂以律多異於鄭之魚羅周成之熊羆與西
 乃為駕鴛鴦陣四獸陣三面陣後禮記云武左青龍而
 右白虎鄭元注曰四獸為軍陣象天也
 因地形虜伏擊之預因地為軍陣象天也
 陣牝牡方伏商羽徵角陣弓為前行復為方陣戟
 武功

為前行李夏圓陣牙為前行秋為壯陣劍為前行冬為
 伏陣相為前行是為五陣黃石公記云使商人為前
 為前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者象元武陣使微人
 直木銳火 圓土方金 黃帝問元女兵法云敵人為圓
 敵人以曲為陣已以圓陣攻之敵者土陣也敵人為直
 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為曲陣已以曲
 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案黃石公記云彼以直陣來者
 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應之曲來圓應之
 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也各以能克者
 應勝 合騎之校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勒行陳湯伐西域部
 合騎之校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 勒行陳湯伐西域部
 也 眾整 一列宿之陳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是陣者徒
 也 翼舒案文選王濟注曰鷺與鶴皆陣名魚麗陣勢其張
 翼舒亦陣之名 抱朴子云羊羣犬聚攻城畧地而所

向無勁敵所 握機連衡 緣山入谷 洛書兵鈴云有
 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尉繚子云兵之所及
 羊羣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
 勝 堵壓雲覆 山布星陳 覆之 陳琳武軍賦整行
 案律決敵中原八 先偏後伍 右北左牡 左傳鄭御
 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右北左牡 左傳鄭御
 麗之陣先偏後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編以居前
 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編以居前
 陣法為伍次之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編以居前
 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毀車以行 必旆而疏 晉
 敗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以什
 供車必克請更卒於前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而疏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兵法曰石背山陵前
 陣之既陣而擊 未陣即奔 司馬魚曰彼眾我寡及其
 武 既陣而擊 未陣即奔 司馬魚曰彼眾我寡及其

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唐書康承訓傳曰雁劬軍皆市人置而強未陣即奔相踏

籍死者 夾水為陣 上山為陣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陣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

巡邊賊猝至曰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于入

貫行毋反顧自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

堂堂正正 十五五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

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

舒翰傳曰翰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陣

無法指觀啜笑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對太宗

曰擒賊乃會食 唐書郝廷玉傳曰吐蕃犯京畿廷玉

與馬麟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玉申流令鳥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

兵間久矣始知訓練法廷玉則然曰此臨淮遺法也

形圓體方 步南騎北 有四海引洪氏曰八陣魁六十

十有四作易之畫也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圓卦

定於方以知故八陣之體方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

奇則有虛一之象 門直袁曲折翼其旁則陰陽二物握

擊鐘鼓以兵示武 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其

稍牙戟相次為節 迴轉易以相赴就前却莫不應節

孫簡魚鱗四門之陣 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

車為圓陣 舫為方陣 魏志田豫傳曰鄢陵侯彰征

伏騎擊之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

塞其隙胡不得道 遂舍而去 兵器纂聞曰明督僉揚

尚英初起行間與 倭遇數百艘眾寡不敵公令聯船為

嘗以三翼舸行 輕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平二年十

陣戒士持滿毋輕 去 陣 陣

發賊出巨測引去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平二年十

武功部 陣

名曰營衛彙苑詳注曰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
乘之聚細石為之玉海引荆州周回四百永安宮南一里者
葛武侯八陣圖常山蛇勢陣玉海盛弘之荆州記云有諸
權自後深謀者所不能了柘
然犯塞刁府上表採諸葛
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
秦王破陣樂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
破陣樂曲及即位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
屈伸以象魚麗為命呂才以圖為四陣象擊刺往來
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
歌者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徵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曰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無三陣何謂耶衆未對負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早宿孤虛大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天陣也臣聞古者早宿孤虛大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天之時為天陣也臣聞古者早宿孤虛大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舉三軍子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善為兩方陣
和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與符存審為兩
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
陣中陣後陣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
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
願不以陣圖賜諸將
宋紀曰王德用帥真定時上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願
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
不以陣圖賜諸將
得應變出奇立功使平戎萬全圖上制平戎萬全圖
以示宰相樞密院及掌兵將校凡九圖共成一陣內三
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
心連排方陣一人主之三疊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陣
逆之於三初圓機營陣圖說承式備兵榆林嘉靖時李
朔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及八陣六花遺意初圓
機營陣圖說承式備兵榆林嘉靖時李
武營陣圖說承式備兵榆林嘉靖時李

之宜講少騎合離之變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魚貫雁行
編處為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躬自訓練指麾一時
旌旗壁壘皆變又采武經要語著為後鈐集要
今行間講讀不期年人人知兵遂為諸邊冠

陣五

增詩唐虞子陽詩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李白
詩曰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杜甫詩曰功蓋三分
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杜牧詩曰
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旁 又曰即墨龍文光照曜常
山蛇陣勢縱橫落雕都尉萬久敵黑稍將軍一鳥輕
劉禹錫八陣圖詩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
蛇出平沙鷺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

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
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
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
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
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
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
則二廣失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韜鈴者得
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增諭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

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

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甚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增奏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

洪金華國卷二百一十五
六
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廊延帥趙高俾講
求推及諸路於是高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
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
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
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度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
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
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胥四兩為率
屬之族師五率為旅屬之黨止五旅為帥屬之州長五
帥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
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

品亦昔之比長間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
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
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 兵畧纂聞曰景泰
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
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
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黃
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
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
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

洪鑑類編卷一百一十五
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

馬多難啗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論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議明華鉦京營議團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

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
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
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
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
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
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
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致多相彷彿每當大敵怯弱不
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
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
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騎

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
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
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
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
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又曰選騎士
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
倫等能馳騎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壑登丘陵
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
不厚也 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

武功部

鼎監類編卷一百十五

騎

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久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

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

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蹂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為奇，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詞林海錯曰：

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

緹赤色也。

蜀志曰：

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主騎。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今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增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

洪鑑類編卷一百一十五
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
飛傳曰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
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奔使飛將二十騎拒後
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
敵皆無敢近者故得免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
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
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
程名振經畧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
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顏傳曰
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

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
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
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
必濫鎗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
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
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
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
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
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瑋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
莊宗附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

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
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
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弇州史料開平
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藥刺遇春遇春發一
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
騎敵遂大潰 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

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眾寡不敵謙
等初飭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飭十餘騎自河南至尋
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
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
鎧仗易色以疑其心示眾也賊以為實然遂遁去

騎三

象宿 如梟 三畧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
也 漢書云高帝時北貉來貢 **畫驛** 又云
梟騎注曰梟勇也其勇如梟 **激電** 頓縱精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
駢 傳休奕正韋賦云 **能馳** 善隨 南見騎一夫善游
武如 駢 傳休奕正韋賦云 **能馳** 善隨 南見騎一夫善游

者謂善騎者隨各以其
 所好反自為禍者耳
 軍中各千五百人為一
 騎各領馬車士保發後
 國領南宮吏士保發後
 上領魏志云太祖哀宮
 豹騎魏志云太祖哀宮
 其驚勇使將止常獵為
 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
 侍如子常從征伐使領
 騎後漢書景丹傳曰丹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
 乃見其戰樂可耶遂從
 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
 老謂承宗恨驕非數疾
 從謂承宗恨驕非數疾
 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

州戶口符
 印上之符
 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
 帝所領軍士名能騎光
 騎是唐書劉弘基傳曰
 矢隊馬知節馳救之殺
 騎馳追兵以藥擣之知
 馬羅騎又曰李密傳曰
 兵捕讓伏發密與游軍
 陸捕讓伏發密與游軍
 密戰知節曰此可當百
 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
 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
 百騎武后改曰千騎睿
 軍鋒銳州張番漢記蔡
 武方郡州張番漢記蔡

騎

三

論

曰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騁下鷹擊住如電發去如風過古人善為兵者揀選騎卒

持赤幟 著紫巾 漢書韓信傳曰信者揀選騎卒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單山而望夜半傳發選輕騎

依山自覆蔽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

為鹵簿皆著紫綸中熟錦 置飛騎 領騎 唐書兵

觀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 置飛騎 領騎 唐書兵

飛騎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

擊便寇 破標牌 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

寇也 南豐雜記曰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

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

賊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不能駐馬仁鐵連柝擊之遂

皆披靡智高 羽林騎 鐵林騎 海錄碎事曰漢武初

羽林騎言為國之羽翼如林之盛顏注如羽之 原上

疾如林之多 又曰西邊呼鐵鷄子為鐵林騎

下如飛 左右為翼 漢書淮南王安問伍被曰山東即

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所樂

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

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

為左右翼自號 充國善騎 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

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云韓嫣與上學

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觀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

欲事伐匈奴而媽先 二十四騎 二十八騎 更觀漢

與攻赤眉賊不刊吏士散已盡禹獨 女騎千人 健

騎數十 鄴中記云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 曾緩服戲

馬 奮過馳 騎至長安弘之傳曰弘之素善騎乘高祖

或馳或驟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美胡聚觀者數千

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皆如馬色
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馬
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表耳翌日歸吾廢也
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飲醕奮楫馳騎犯其
白馬挾二百騎度遼七騎破陣唐書江夏王道宗
裨將而還先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懼不敢深入
百騎往帝許之兵畧纂間曰正統丁巳朶兒只伯擁
眾寇邊毛武勇公忠從總兵蔣公征勦久挾二騎
追至兀魯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去
各俘一騎舟州史料觀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巡邊欲親
糧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峰口兵畧纂聞曰嘉靖時
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賊以兩鐵騎挑戰公恚曰吾騎不
可寡用乎呼馬奉葛柰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
去一騎甲面縛坐中軍之鼓下賊眾遙望為寒恐遂

騎四

增因騎置以聞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騎

快馬如龍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

靈聲箭如鐵鳴射之周齊每以騎戰詞林海錯曰周

中國人齋景騰雷之騎記纂淵海曰擁拔山越海

為肉籬騎驅齋景騰雷之騎

山動地湧騎山動地湧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五

騎

天

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
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
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
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
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
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眾乃悔服即相與
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
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
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
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

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張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
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
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來藩鎮
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
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遼史
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
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

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戶
取一丁為兵戍之

戍卒三

原蔡丘 樂宅 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里十餘畝名為戍宅 戍申 戍許 東薪彼其之子不

與我戍申毛傳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曰不與我戍申甫又不與我戍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

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甫許也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

也甫許及瓜 采薇 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

也戍役 增 毅卒 精卒 隘丁 寨兵 宗元貞元年春正

賈誼過秦論曰信臣 隘丁 寨兵 宗元貞元年春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月以劉國僻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州宋嘗選

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

宋亡皆廢國 原 發問左 戍隴西 卒居問左後盡發

之 漢書婁敬 戍隴西 脫輓輅 一 女乘障 卒治河

人 漢書婁敬 戍隴西 脫輓輅 一 女乘障 卒治河

王 襄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 戍帝詔卒治河者著外

六月引著謂著於簿籍律戍邊 一 歲書罷若有急當留

役 月以卒治河之勞 增 徙塞下 戍關東 時置錯

上 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

民 徙塞下 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

兵 拒命關東時吐蕃通和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罷屯兵 歸本土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罷車騎將軍右

南 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

上 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

縣 皆賜以裝錢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口勉

轉 輸給食也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口勉

武功部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口勉

武功部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口勉

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通鑑元紀曰元成
宗時樞密院干奴言蒙古軍在東河通鑑元紀曰元成
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成者未歸代者當
發困若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
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

高安積米曹昆江賦云爾乃南陵峻成岑巖高閉簿衛

桓溫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所征還上方諸軍餉

勤五年更有三品天子曰勤成五年子一人無日忘

正卒無常入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更足為卒更有過古者

更錢者出六直顧者用二千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日律謂絲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

百入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諷乃戍邊

贖曰願使邑得充一卒不戍一卒唐書李邕傳曰邕貶邊自

戎邑願使邑得充一卒不戍一卒唐書李邕傳曰邕貶邊自

之南不置郭侯不戍不習山川居常凍餒唐書樊

一卒蠻亦不敢侵盜唐書樊

曰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

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

常凍餒

更卒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

得不困久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立役

三十倍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

給中前官役之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守捉唐書兵志

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守捉唐書兵志

軍屯邊者大曰列屯北邊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曆九

語吐蕃方強曠慨至流涕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

非不足但簡練不卒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

於諸道精卒滿五萬者為天子戍隴又曰瀛洲

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戍卒

刺史請所部為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
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戍卒五

增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厠一卒長林

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

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

幕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

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緩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

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增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

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

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

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

武功部

增補類編卷二百一十六

戍卒

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

武功

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為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
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
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
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
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
缺環衛竭內廢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
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
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
者何以備之 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
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
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
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
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
東百物阜殷士伙温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間絕塞荒
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
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
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
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

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
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邊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
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
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
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
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
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徧賈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
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
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

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
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
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
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
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
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
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
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增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

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

烽候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為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

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蔣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 唐書畢誠傳曰誠遷河東節度復修祀頭

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
捍薛仁果仁杲陽言食盡遣高墟人詭降叔良遣驃騎
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謀而還大戰
百里細川感為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
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增 烽師 烽子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白獸烽經為
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北
自首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唐何凡烽候之所師然遂
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
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十處知更刻觀視動靜 人烽率
知文書符 烽臺 烽區 嶺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
辭轉牒

迴道平地省一染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臺
高五丈下闊一丈 唐書于駿傳曰駿上言突厥比者
不受到約兵已屢動 警急 平安 常報 六典曰母
日初夜放煙一 原 崔實嚴 种嵩去 後漢書崔實守
嚴烽候虜不敢犯 後漢書种嵩為渡遠將 乘山舉
軍先宣恩信羌來降 服乃去烽火候望也 御史荀禹勞
聞峯也 魏志孫權攻江夏太守遣持書御史荀禹勞
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 增 晝燔燧 夜舉
搆弓而馳荷兵而走唯恐居後 增 晝燔燧 夜舉
烽中常懸之有寇至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
燔之望其煙曰燧晝 築烽堡 遠烽偵 傳曰獻甫為
則燔燧夜乃舉烽 外寧節度使鄒山浚擊選巖要地築烽堡 又曰李
元諒傳曰元諒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偵 傳曰獻甫為
動沙漠 列郊甸 李白塞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照甘
武功部 唐書食貨志曰帝歎曰河湟

陷沒烽候列於郊甸 **宗** 通於甘泉 滅於幽障長安匈奴大入

狄俗乃卧祭鼓形撫夷狄以思信論曰政移舉非寇至

笑乃戎來史魏公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至

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以為至無寇至

乃大笑後大戎來伐幽王舉烽諸侯以為至無寇至

滅周斬增 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隋書長孫晟傳曰

所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

百騎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

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

高地迴必遙舉四烽使見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

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我國家法若賊多而近耳染干大懼宋

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闕州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

一烽至六烽引兵至請停烽燧不置烽燧唐書曰

木與劉猷引兵至請停烽燧不置烽燧唐書曰

京兆尹李鄴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

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今遠近無虞

幾內烽燧詩傳從之 甬鑑唐紀曰王式既平表甫諸

將請城中無兵以繼之徒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

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

驚士民使自責亂耳 誤舉罰金 不舉棄市晉令

兩故不舉者棄市斤八 乘塞守烽 斥地置烽太平御覽

傳曰常之月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關廷 唐書黑齒常之

信曰源常之月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關廷 唐書黑齒常之

火息燧見避文靜傳曰文靜與晉陽官監裴寂善寂夜

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服因好謂顏利顏利當具

遂使邊大息燧朕向借金石賜於公哉

烽候四

一夕萬里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

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

當臨領函卷一百廿六 烽候

三十里夜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
孫權時合暮舉烽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都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烘
鼓烘可遙見鼓可遙聞須臾百里
傳曰賊遇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
忽與賊遇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
列炬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
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
列炬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
烽丹鉛錄曰若烽燧然會風起疑救至遂夜遁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救以邊關無事
震宇又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
所烽師等一千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
下遠東舉烽是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
日傳燎入寨有急傳光圖曰每刺好屯有五兵賊
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
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白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烽燧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
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消三下方擲軍號
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
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
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武功部

增詩

烽候斥候

斥候二

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厓蓄屠鄉聚鎬軍遂搖又襄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温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舉幡 展旗 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落常平明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一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

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倘公兵法曰諸兵馬既通賊探候事須明深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只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凍展軍營見聽子探兵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步可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離隊每營法五匹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以聽不虞仍令夜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細視木樵地聽書動靜國韓愈晚秋詩曰月黑探兵錯相保為壘壘木樵稍充國傳充國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海錄碎事曰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祿尉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為北皆響見原叙聚標 納斥候 壺以敘聚標 納斥候 壺以敘

示不相備 游奕船 攔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 強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

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
軍有遠探欄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
略不眠寢 具知情狀 周書果傳曰
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替
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
候都督每從征行嘗領候騎書夜
書達奚武傳曰齊神武薨去營
騎皆衣敵衣入衣服至日暮去
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
祖深嘉焉告太祖破之 持一白幡
宋史曹翰傳曰詔督役開河自
築大隄以捍之翰遣騎五校
水澤寇賊煙火則望塵知敵
各舉其旗以爲應 望塵知敵
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
游交於軍中選驍勇諸山川泉
障之外捉 不爲斥候 竟無斥候
生問事 不爲斥候 竟無斥候

寓既敗表滋代將復無功懇求自試乃以愬爲隋唐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言者愬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曲江集勅天山渾使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疎無乃

斥候四

慮無 左傳前茅慮無中權 未嘗遇害 漢書李廣傳

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 有警軍陣立成

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邊鄙之視聽先御史

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 關斥候迭望幾二千所粹唐文

之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 關斥候迭望幾二千所粹唐文

溫三受 珠連壁貫 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翽督撫遼

降城碑 珠連壁貫 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翽督撫遼

睿城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 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

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 斥候 軍糧

武功部 斥候 軍糧

斥候五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增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荳杆一石當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

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驪駕併駕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

帝數策勞問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

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

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

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

荆中徐詳詳死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况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掌糧穀軍之要最僕

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設至陳書武帝紀曰齊

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

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武

軍糧

軍糧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唐書李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帛請交相易邴元真好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又婁師德傳曰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讓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又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丹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乎佐之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又周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

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
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
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
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領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
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
怨再期則賦物儲物 又李芄傳曰芄授河陽三城鎮
邊使糧貲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
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

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
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
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
西湖南餽運者皆沂湘江入零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
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儼在泗州
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
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謹轉運京畿時羣盜四

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
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
義二萬餘衆自准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
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
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
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
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錄曰建炎初關陝
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
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
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
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
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
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
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
為言遂罷之 兵畧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
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
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
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
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領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

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
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
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
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軍糧三

原盛 勉 晉令諸侯盛糶糧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
無一人逃亡死不可負我府君 景從 野 魏過秦論贏
贏擔也言如影隨形 晉荀勗如 不運 乃 吳志
齊逆女宣伯歸諸穀野饋曰 景從 野 魏過秦論贏
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資不運軍糧 乃 吳志
堅軍資不具羈停義兵堅偽疾資省之遂拔劍斬於軍
門 侯 乃 軍食 軍儲 運土 量沙 晉書祖逖
裹 糧 乃 軍食 軍儲 運土 量沙 晉書祖逖

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徒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
守川故城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
從南門出入放牧逐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為疲盛
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為疲盛
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眾
豐飽而胡成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
千頭運糧以餽挑豹逃遺韓潛馬鐵等追擊於沐盡獲
之挑豹宵遁退據東燕城 宋書檀道濟傳曰道濟都
督諸軍侵魏齊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者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典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石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數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往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五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庸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武 鴨 晉書載魏軍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 掘芋

原敵為資 運為最 無見糧以敵為
軍糧

資糧又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歸蔡粟輸晉

粟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贏三日上二千志刑法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謂一日之中糧日

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戶注日中謂一日之中糧日

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用市租賦廩粟漢書馮唐

率宗族上麥二千斛魏志魏太祖嘗賦粟不足私

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

其智能今魏尚云云魏志魏太祖嘗賦粟不足私

請主者主者曰調兵食助家財漢書鼂錯傳曰上

漢書卜式請半分熟食進乾榘者分而後取食行

賈居送之食也魏楊沛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乾榘

收登豆得數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

榘大喜之呼庚癸煮鎧弩孫有山叔儀乞糧於魯公

癸今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致正言故謬

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耿恭守疏勒食盡煮鎧

弩食其筋**管**斲木皮食橐節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

不可支一歲而嗣號王巨發其半緡獲陽濟陰許遠固

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

驚紙而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

允濟還而食纔千餘人皆擢劣不能穀又張允濟傳曰

葉橐節易乾甚采蕪菁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

無叛者兵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先鋒是

太祖以牛行乞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

時歲饑兵行乞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

走軍之通端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

俱竭時御纔有糶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縱人於

城外采薪御纔有糶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縱人於

根而進之支度使營田使下邊軍者有支度使

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

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

給則開置屯田以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

軍儲於是有營田使**原**率鍾致石儵五致一偃主父

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

引車飛輓言疾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奮擊羌

武功部

附錄

軍糧

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於水五致一詔燒

蕭何不絕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大積軍糧鄧艾大積

以令振廩同食周禮挈畚以令糧道吾不如蕭何挈畚

異流馬以運著論以諭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

丈原魏志鄧艾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論正仰食

始中開廣濟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絕

棗椹取給蒲羸表術淮南戰士取給蒲羸絕

甘分少行資居送李陵為將與士卒絕甘海陵之

倉汎舟之役陵之倉曰轉戾之粟不食注軍無見

糧師不宿飽漢書曰今歲人饑因卒食半菽軍無見

飢色又曰千里餽師不宿飽時乃糗糧供其資糧尚

費其資糧賊聞皆憚兵得無乏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

寧取不節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檄取不與

罪乎即往見光弼命寧曰避之失守亂自裁始何所逃

不取財與公議無所賜與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

府取不勝委於道踐輒食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

時而餽粟湯人散胡仰而藏功儲貨給軍出粟濟

軍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海南表播為判官李

武功部賊端奮播諸費力給軍

賊聞皆憚兵得無乏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

寧取不節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檄取不與

罪乎即往見光弼命寧曰避之失守亂自裁始何所逃

不取財與公議無所賜與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

府取不勝委於道踐輒食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

時而餽粟湯人散胡仰而藏功儲貨給軍出粟濟

軍唐書關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海南表播為判官李

武功部賊端奮播諸費力給軍

興人無愁苦 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
 賊圍急儲待空 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
 千石濟軍由是 館饑窮乏 軍食豐衍 又南蠻傳曰
 人自奮賊乃去 高驂領四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且彼
 皆扼制羌戎不可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 又劉晏
 傳曰晏移書與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
 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囤車戰
 豐衍可以震耀 夷夏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囤車戰
 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囤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囤車戰
 取壽昌糧 通鑑唐紀曰揚行密入官州諸將爭 徙梁洋積
 軍士以食而子羽復腹背擊之死傷十五六疫厲
 且作乃引眾還 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
 因撤下信陽諸郡 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
 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 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
 助糴 運米赴約 內藏約一百萬助糴軍儲 二月癸未出
 八編類

纂曰元塔察兒圍金蔡州史嵩之命孟珙 取奇贏贍
 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自兵興財用耗
 軍 作漕艦轉糧 唐書正和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
 挺傳曰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州使
 帝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臺行八
 百里安塞不運以通挺以方若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唐
 之待東洋乃運以通挺以方若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唐
 院曰兵寧拙速無口避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處運何
 哉取詔繫時令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
 韋懷質馳按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
 思 韋懷質馳按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
 南 韋懷質馳按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
 湘 韋懷質馳按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 通鑑唐
 備千金之費 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而居日冬沛春安
 重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而居日冬沛春安
 武 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而居日冬沛春安

軍糧

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糴及
馬矢以芻故淘糴以飼馬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
急之芻陽賊將武令駒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
值錢數百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遣官將軍曹日昇往
慰圍急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三日積穀十囤
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
四口支糧一石無軍食下令城中戶各出乾糶一升富
者倍之三日積穀十囤又曰李乘撫宣府時舊例邊
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雖有父母兄弟亦作
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曾荷葉裹飯陳書孔負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
令負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處以儉
萬累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決戰遂破賊

約唐書韓休傳曰欽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
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飲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貞加晉絳等州觀
不忍遽斂百姓不知餽運勞之而所儲陳腐民貧
上書以聞百姓不知餽運勞之而所儲陳腐民貧
兵伐蔡河南主饋運均瑜密儲之兵所藉者食叔倫
陽祥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之而所儲陳腐民貧
傳曰齊映劉滋執收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
莫先於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使季承
食所資在東南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客金陵時盛王為
武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
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
王以捍鎮江淮佛汗又劉元佐傳曰元佐有相國寺或
俄而劉展果反佛汗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
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
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糧束馬之路又高適傳曰始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
武功部

軍糧

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輓漕所至輒

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

留以饋軍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

衣無縷食半菽漕所至輒留以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

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置見錢關子高宗

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

軍糧五

增詔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

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

增奏疏後漢書來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

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

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

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唐書陸贄傳

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

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

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羣

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

武功部

制監領函卷三百廿六

軍糧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又曰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又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救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又曰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增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搏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

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增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拏

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漢書張騫傳曰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

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

多死亡失器械以勲減死

軍期三

原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彤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

有嫌於彤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下乃妄以為涿耶

山形到不見虜而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

僕社延年簿責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

斬王恢 號令賈後期擄首斬之詳

增告師期 責限

牒唐書李愬傳曰時李光顏戰於勝元濟悉銳卒屯泗

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

顧左曰督戰至浦東王宰石雄秦鞬謁道左回不弛行

六旬取路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期 失道後期 武帝責楊僕失期內顧注內

若神 謁帝如期 唐書韓充傳曰穆宗問充破賊期對

武功部

期盤類編卷三百十六

軍期

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
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
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
斷其路更走間五日當解一月可決漢成帝建始
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又曰漢元帝始
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
不八日破賊期六旬取潞會宋史岳飛傳曰飛征楊么
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註見責限牒

軍期四

曾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
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
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便宜從事宗慶曆三年詔
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
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
部曲輸穀帛供軍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
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
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蕭何遣耿純率向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後
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舉宗從魏收族詣鄴
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舉宗從魏收族詣鄴
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
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舉宗陳力今征伐未息
宜實郊隧非敢望純云云增五服子弟三百人
戚霸率子弟請收族屬詣鄴

宗族從軍

宗族從軍

甥姪部曲二百人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眾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牙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海出輒分其隊為四五及相遇已皆有獲知請子率奴馬從軍一請家出奴馬助征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婿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白志貞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如馬裝鎧助征授官緣為幸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

增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并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

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瑛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

名募一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 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

名募二

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 又栢良器傳曰良器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召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

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閒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爲

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眾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為募軍月糧諸費 兵畧纂聞曰毛伯温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賈豎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關

召募三

原 飲飛 豬突 光武時西戎反募飲飛射士魯奇應募 莽時匈奴為寇甚莽大募天下 隆請 霸慙 孝與涼 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豬勇也 州有虜降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

許隆 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 霸至市人皆舉手擲榆笑之霸慙而返 **增** 上募 怨

軍 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

兵 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

官 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

有 乾顯大營巖州營 曠騎 山 棚 書 張說傳曰時

凡 二萬八千餘人 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

亡 命畧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曠騎

旬 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曠騎

由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

號 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

趨 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 涅面

克 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涅面

涅 臂 又劉仁恭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

日 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 募勇士 募銳卒

事 主盧龍閭里為空得眾二十萬 募勇士 募銳卒

又 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

蕃 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又薛

武功部

名募

平傳曰王庭湊圍牛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
 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餉陋狹眾潰而歸劫屯土萬人
 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募居
 民募市人又曰元宗避賊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
 得二千餘人蕭俛傳曰朱克融王廷湊亂給廩布
 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賊北
 出金帛刺史給千餘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名
 募孔帖引康承訓傳曰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名
 傳曰寶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宸衛都周寶
 史曰閩王昶弟繼嚴將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
 李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
 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
 唐書高駘傳曰駘以軍事屬呂用之募卒二萬為左右
 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
 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募牧兒募逃卒舒翰

傳曰安祿山反或說翰悉精銳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
 也謀頗露楊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
 在潼關而無後殿萬一有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
 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灊上
 命荆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廂禁軍闕
 武銳軍橫江軍使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武銳軍宋史高宗本紀曰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四郡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與浙十郡沿江海州
 縣招補巡充義軍充扈衛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宋史高
 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
 充扈衛詔書繫木蠟書冒圍場帝雁門場帝從
 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雁門場帝從
 曰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場帝雁門場帝從
 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報仇募士
 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

召募

改官募兵

漢書灌夫傳曰夫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募軍中壯

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奔州史料三述曰正統已巳徐公理以翰林院侍讀改浙江道御史募兵彰德楊公鼎

以右春坊右中允改河南道御史募兵兗州檢討

王王改江西道御史募兵濟南俱事完復故官前

宜後宜

前錦後錦前註俱見陳可取之民募敢

死之士

吳志周祗乞於鄴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難安祗固陳可取之民吳遠等果殺祗遜

破討

戴抹額應詔銳鉏首應募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朝散大夫使從

軍通鑑唐紀曰麗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

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

戶免糧五石月給米三

斗典故紀聞曰明英宗復立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

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

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襍差以供給之

兵畧纂

聞曰劉縯止德問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
繹騷所在募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
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兵討洞蠻
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
家軍餉豈宜募羣盜補屯卒募饑民補廂軍曹華
輕議事遂寢募羣盜補屯卒募饑民補廂軍曹華
傳曰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畧定滴河華遠逐
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貧死補屯卒使
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取北通鑑
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飢民補廂軍

召募四

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齊雲傳曰張巡始被圍

應俄有暗鳴而來者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引帖

乃齊雲也巡對泣下

文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

千募重而約嚴

唐書蘇頌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將

武功部

武部

召募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
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奏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
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
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
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
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
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諉大事

